

輟

耕

錄

三





錄 耕 輟

撰 義 宗 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輟耕錄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陶宗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殿

輟耕錄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考異同，集爲章句，以便記誦，卽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爲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人端木賜子貢，並衛人言語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齊人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並魯人樂欬，亡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字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根子續，商瞿子木，並魯人蘧瑗伯玉，衛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申黨，一作者止字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顓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井彊，高柴子羔，並衛人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亡公西箴，魯人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子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邽巽，子斂字俱，並魯人粵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樊須子遲，齊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亡原憲，魯人燕伋，亡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柝，公首夏子乘，施之常子恆，並亡公

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並魯人。字子象者。縣廩石作蜀子明。並亡。公孫龍子石。並楚人。

商澤子季。奚谷箴子哲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並亡。字子丕。字子丕者。曰惟秦商。並楚人。秦冉字

開。顏祖字襄。並亡。任不齊子選。並楚人。曹卬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高。一作刻。子驕。鄒單子家。並亡。顏何字冉。

公西赤子華。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七十。乃稽紀載。尙遺其實。家語史遷

所錄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豪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緣聲律不隲之臯。莫敢自

恤。尙同好事之君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通。縣玄成。公祖句鈞。茲句井彊。音密。不齊。邾巽。鄒單。音善。漆雕哆。

修。音修。

黃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

心。咸休興替之。清洿揚激之。幾旬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閻闔出。翰林侍

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閻公一日語昂霄。

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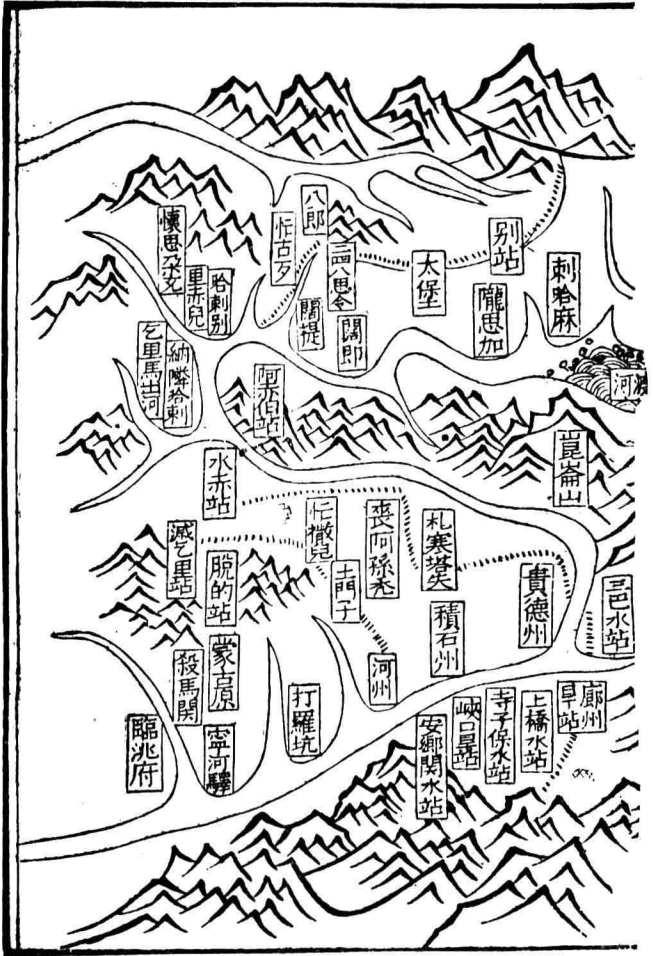
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

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

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諸。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遇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闕闕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

黃河源





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綠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敵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閼闐嘻盛典也不可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眞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闊闐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

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泃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阪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泃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彊之休也。公之子翊。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敍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

聞天子卽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取於羣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旣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鰵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掇。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虎禍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吼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卽嚙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繼爲翰林學士承旨，曰：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璩前顯官者}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

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輶軻。事或忤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識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尙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陪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戒顯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尙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卽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

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構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醜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荅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旣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大官

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尙也。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蕭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子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閱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尙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遏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

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卽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童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卽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遣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繒贈之。

先輩風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毋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旣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入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詈詈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卽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爲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爲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